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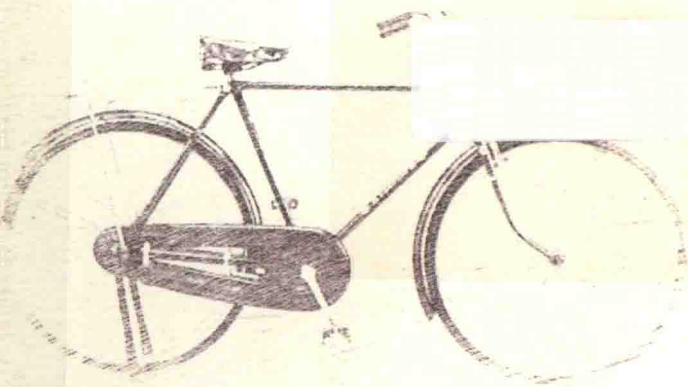
Wang
Zhen

王臻

著

青岛出版社

如新 旧事



如新 旧事

Wang
Zhen

王臻
著

青
岛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新旧事 / 王溱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436-9876-5

I. ①如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80312号
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如新旧事 |
| 著 者 | 王 溱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 |
| 本社网址 | http:// www.qdpub.com |
| 邮购电话 |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 |
| 责任编辑 | 董建国 |
| 封面设计 | 乔 峰 |
| 平面制作 | 青岛翰墨杰人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|
| 出版日期 |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16开 (710mm×1000mm) |
| 印 张 | 17.5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36-9876-5 |
| 定 价 | 36.00 元 |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电话: 0532-68068629

往事，触摸心灵的回味

在《青岛早报》副刊《时光机》栏目写“怀旧”文章，算起来有两年多了。粗略算了一下，有一百二十多篇。

其间不少熟人见到，第一句话就是：我看到你在《早报》写的文章了。接下来还会有人就文章的内容发一番感慨。当然，这都是些四十多岁以上的人。

我一直说，我写的好多东西是给四十岁以上的人看的。这绝不是在框定读者群，也不是在为自己的拙作找市场，事实是我写的那些内容，所涉及的生活，确实离我们的时代有一段距离，是通常人们所说的“往事”。

从第一篇文章开始，我觉得最喜欢写的，也最容易出速度的就是“往事”。周末或大礼拜坐在微机前，只要脑子里蹦出一件事，或者几个关键字，马上就会调动起思绪。那些尘封多日但依旧埋在心底的往事，立时漂浮起来，像潮水般涌上来。回想一下，这一百多篇小文，最长的写作时间大约在两个小时，那还是几篇两千多字的“长稿”，其余的如果打字的速度能跟得上，一千字的小稿半个多小时就会草就。什么叫“文思泉涌”“文思敏捷”，只有在此时才能体会到。

实际上写的都是一些生活琐事、生活细节，算不上鸡毛蒜皮，但绝不是可登大雅之堂的“重要事件”。但就是这些容易被忽略而又极为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片段式的回忆，却得到许多人的“赞扬”。忘不了，一位年长的老兄，见到我后激动地说起那篇《茶炉》。他说当年在单位，天冷时就跑到传达室，背靠着茶炉暖身子，看了我的文章那情景立时回想起来。同学聚会时，许多同窗也说我写的“往事”，并就此引发出其他的回忆，更不要说一些跟自己年龄相仿、经历阅历相差无几的邻居朋

目 录

扒树皮 / 001

暖水瓶 / 004

爆米花 / 006

套袖 / 009

爆竹 / 011

喇叭 / 014

录像带 / 016

冰糕 / 018

晒铺盖 / 021

手电筒 / 023

病假条 / 025

蹭澡 / 028

钟表 / 031

猪大油 / 033

茶炉 / 035

家庭“大师傅” / 038

家庭作业 / 040

蝉叫 / 042

成分 / 0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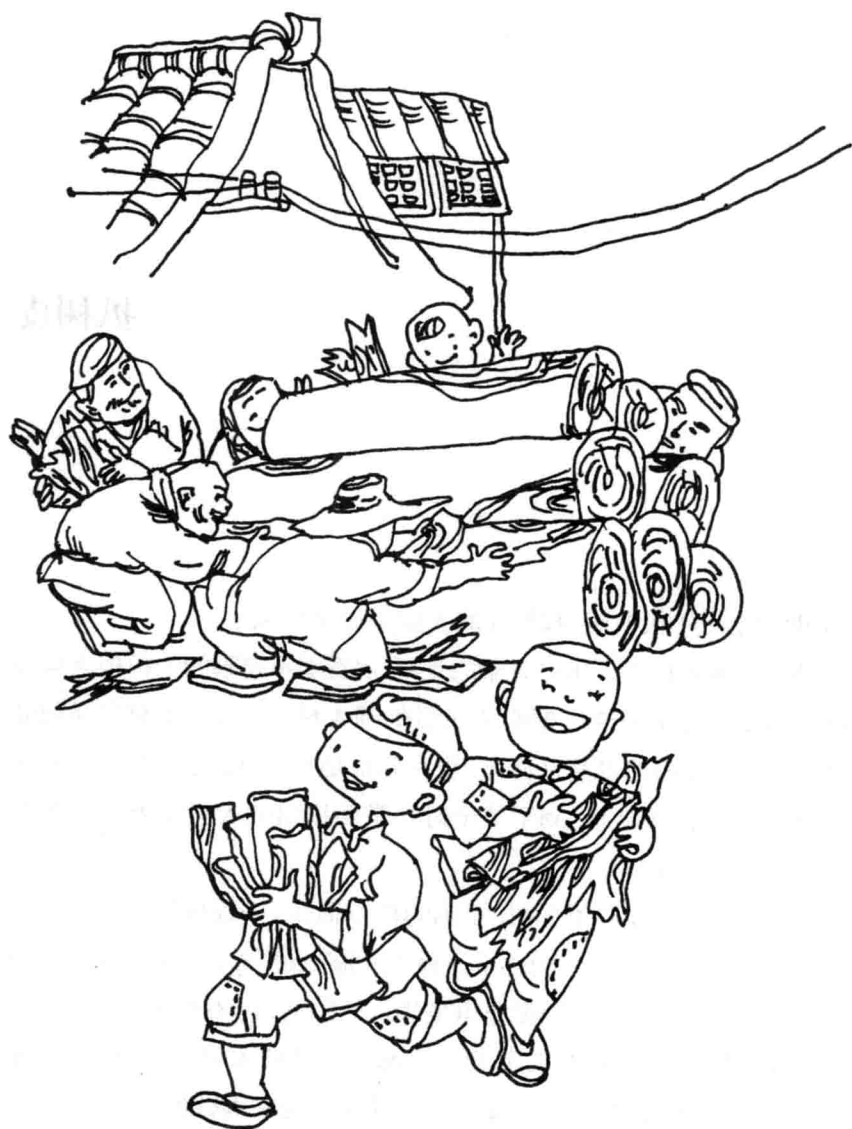
扒树皮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们住的大院旁边是火柴厂。

火柴厂，顾名思义是生产火柴的工厂。别看那不起眼的一根根火柴没有多大分量，但每年火柴厂要购买大量的圆木材来加工。木材是从何处购买的不得而知，有的说是从南方，也有的说是从东北，还有的说是从国外进口的。邻居们只知道，到了某个时候带着拖盘的大货车就会一车车把木材拉到火柴厂门前。

火柴厂占地不大，除了车间，空闲的地方很少。一根根硕大的圆形木材堆放要有足够的空间。厂内放不下就“扩张”到厂外，火柴厂周围的马路沿儿成了临时仓库。好在隔壁是电度表厂的围墙，碍不着老百姓的事。电度表厂成四方形，除了大门，其余三面都可以堆放木材。许多时候电度表厂是被堆起的木材包围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家木材加工厂呢。

我们大院和其他几个院落，跟电度表厂的一侧厂房对着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堆放的木材正好处于我们的视野中。



每次拉木材的车一到，大院门口便站满了不同年龄的人。上到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下到十几岁上学的孩子。大家手里攥着五花八门的工具，眼睛都朝着一个方向：木材。

纯木材谁也弄不动也不敢动，但木材上的树皮却是大家窥视攫取的目标。七十年代家家生火做饭取暖，木柴又凭证限量供应。许多时候，“炉中羞涩”。不得已到处寻找能生火的材料。我印象中还跟着人到山上拾过树枝。而眼前木材上的树皮，是天上掉下的“肥肉”。

既省钱又好烧，何乐而不为？另外大家还知道，割取木材是盗窃行为，而扒树皮却无法定罪。

因为树皮不能生产火柴，真要用木材了，第一步就是要去掉树皮。所以许多邻居还振振有词，说我们这是在帮火柴厂做好事。其实这是非常无知又强词夺理的狡辩，去掉树皮的木材很快就会风干裂纹，变成废料。

每次木材一卸下来，站在旁边早有所备的邻居们便蜂拥而上，撬的撬，扒的扒，拉的拉，拖的拖，一会儿一根木材就变得“赤身裸体”。表层的扒完了，再扒下面的。木材个大又重很难挪动，但这挡不住强大的“扒军”。大家都有专用工具——在厂里做工的邻居们私下加工的。几个小青年齐心协力，带树皮的一面很快裸露出来，接着迅速被扒光。

上百根木材，用不了两天就变成了白茬，在阳光下格外刺眼，像是在愤怒地控诉、呐喊。但收获颇丰的邻居们却感到很舒心：这个冬天又有免费柴火烧了。

火柴厂曾组织职工专门看护木材，但无济于事。一来法不责众，二来计划经济时代吃大锅饭，他们每天从大院门前走来走去，脸都是熟悉的，犯不上得罪人。另外最关键的是，当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穷还帮穷呢，谁也不愿较真。

树皮扒了好多年，后来不扒了。原因是生活好了，不需要了。

暖水瓶

这是几乎家家都离不开的日常生活用品。

暖水瓶的构造很简单，包括外壳和内胆。内胆由双层玻璃制成，夹层中的两面镀上银等金属，中间抽成真空，瓶口有塞子，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瓶内的温度。外壳主要是保护内胆，材料有铁皮、竹篾、竹筒、木材、搪瓷，后来发展又有了镀锡薄钢板、黄铜、合金铝、不锈钢和塑料等新型材质。外壳还有种功能就是装饰作用，好多暖水瓶的外壳上面有印色、喷漆、喷花、电镀、喷塑、抛光、刻花、染色，十分漂亮。

暖水瓶的差异反映了生活条件好坏。一般家庭大都使用铁皮或竹篾外壳，这种材质便宜。特别是铁皮，许多是工厂里的下脚料，喷上一层油漆就成了产品。许多人有记忆，一种类似自行车链条形状的暖水瓶外壳在当时最为普遍。这种材质价格自然低廉，家庭用，单位也用。竹篾做的外壳看上去比铁皮更严实，但反而不太好用。可能是技术缘故，好多竹篾做的外壳都“歪着身子”，显得很“不健康”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竹篾暖水瓶

只可用手拎着，不能提，而铁皮的除了把手外，在暖水瓶外壳上方还有一个半圆弧形的环状挂钩，既可以拎又可以提。一些“技术高超”的人，一只手一次能提四五瓶水，在当时也算是一景。铁皮还有一种是“全包”式的，即把整个内胆包起来，外面一点也看不到。铁皮上喷着花色，暖水瓶口处上面盖着一个类似茶缸状的铁盖，有旋转轨道，可以拧紧。平时铁盖也可以当茶杯用。这种暖水瓶的价格比一般铁皮的肯定要贵。当时谁家有这么一把暖水瓶，也算是高档商品了。

暖水瓶的用途可以说非常广泛，几乎有人群的地方就能见到其踪影。人们别的可以不要，但绝不能不喝开水。机关、车间、科室、学校，当人们开始一天的工作学习时，首先要让暖水瓶里的水灌满。大多数的单位有茶炉，开水顺着水龙头流进暖水瓶，一瓶又一瓶，有的单位早上上班，打水是一道不可缺少的环节。那景象迄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，昭示着新生活一天的开始，很温馨。

最能看到暖水瓶壮观情景的是在大学校园里。上世纪，大学里的各方面条件还相对较差，每一个大学生都最少有一把暖水瓶，有的有两把。喝水，洗漱，到了冬天临睡前泡一下冰凉的双脚，都离不开暖水瓶。许多人从早上离开宿舍就拎着，一直到晚上回宿舍。暖水瓶成了随身物。晚饭后是大学生们打热水的高峰期，一拉溜的队伍，五颜六色的暖水瓶，远远望去，像是一条彩色的长龙。经常有人打不上开水，或打上了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水，只是温乎而已。僧多米少，茶炉也有供不应求的时候。等一届学生毕业了，留在学校最多的也是暖水瓶。有的老乡留给老乡，收的多的可以开小卖铺了。

暖水瓶是时代的产品，也是时代的回忆，更是时代的缩影。虽然它在今天并不像以前那么广泛应用了，但人们还是离不开它。它在人们生活中起的作用远远还没消失。

爆米花

现在吃爆米花最多的地方大概要数电影院了。几乎每个电影院都有一个小食品店，除了卖些饮料外，就是爆米花。用纸筒装，分大桶小桶。价钱不一样。捧一桶爆米花，边看电影便吃，倒是一种很好的享受。但我不太喜欢现在的爆米花，太甜，太腻，有的吃在嘴里像是在吃糖。我还是喜欢过去小时候吃过的爆米花，觉得那味道才是最香甜的。

小时候吃爆米花，不是到商店里去买。好像商店里就不卖这种食品。都是在大院或者马路上拿着玉米去找人爆。有专门爆爆米花的。推着一辆小车，上面有炉子，有煤，有风箱，还有一些小家把式。没有固定的信号，也不用招呼。把车子停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只要被人发现来爆第一锅，后面的生意自然就来了。只要听到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就明白周围来了爆爆米花的了。想爆的顺着声音找去，准没问题。

爆爆米花，个人准备两样东西，一是玉米，二是口袋。如果家里有糖精更好，没有也无妨，爆爆米花的那儿有，但要交钱。过去爆米花的品味



很单一，就是放糖精。不像现在五花八门，有甜的、有咸的、有原味的，还有巧克力、草莓、芥末味的。

许多人家没有玉米，这也不要紧，可以爆大米、高粱米。当时在我们那片居民区，爆大米的最多。因为粮食供应中，没有玉米粒，只有玉米面。能爆玉米的人家差不多都是农村亲戚送的。这让我们孩子很羡慕，也盼着家里的亲戚送些玉米来过过瘾。玉米跟大米爆出来的，不仅个头不一样，口感也不一样。爆米花，又叫苞米花，玉米才是正宗的。

一般来了爆爆米花的都要排队，缘故是大家都喜欢吃。邻居们拿着盛玉米或大米的茶缸、瓢或者罐头瓶子，手里拎着面袋，围在小车周围，看爆爆米花的拉着风箱，转动着“转炉”，慢慢加工。一锅玉米花一般需要十来分钟，大米和高粱米的时间相对短些。等看到爆爆米花的不拉风箱站起来了，大家就知道时间差不多到了。这时不少女孩子赶紧跑开，不跑的也赶快两手捂住耳朵。“砰”的一声，炉盖被打开，一股香味顿时散发出来。许多人使劲呼吸尽情享受。气体一消失，就倒进了面袋里。一茶缸玉米变成了半口袋膨胀的米花，孩子们都感到很好奇，一些大人们逗孩子说那转炉会变戏法，有人居然还相信呢。小孩子好糊弄，加上那个年代落后信息闭塞，就更容易把未知变神秘。

爆米花是零食，但对有些人来说也变成了主食。常常是爆了一面袋子爆米花，弟兄姊妹多的，一会就见底了。膨胀的食品进了肚子，很快把胃撑了起来，饭自然就吃不下了。当时生活水平有限，好东西不多，爆米花就是好东西了。见了猛吃一顿很容易理解。现在回想，不是好事。因为转炉式爆锅中含有铅，在高压加热时，有一定量的铅会熔化污染了原料，极易发生慢性铅中毒。此外，爆米花加了不少糖精，对身体也没有益处。当然现在的加工应该不会再有隐患了，但不少人提醒少吃为好。提醒归提醒，不时地还是吃点。因为想啊！

套袖

估计现在的孩子不知道套袖是何物，但对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，再熟悉不过了。

套袖的做法很简单，一块布料卷起，用缝纫机或手工将中间缝合，然后在两头或一头包上松紧带就成了。

套袖，顾名思义是戴在胳膊上，一左一右，就像两只袖子，只不过是戴在半截腰。

套袖的用途说起来不复杂，一是为了保护衣袖，不让脏东西沾上，一是不让袖子造成磨损。用途虽简单，但带套袖的人却很多。工厂的工人，商店的售货员，课堂上的教师，科室的职员，菜市场的搬运工，修鞋磨剪刀的个体户，酒店的大厨，电影院的售票员，公交车上的司机，连学生上学也戴套袖：怕两只胳膊老是在课桌上蹭来蹭去，把袖子磨坏。有一次我跟人说起套袖，大家扳着指头数了数，当年不戴套袖的行当真不多，不戴套袖的人群也不多。上至高等学府教授，下至清扫垃圾的工人，大到领

导干部，小至一般员工，都跟套袖有缘。我印象中见过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有一幅照片，也是戴着套袖在看书。

许多人喜欢套袖，没个套袖戴着觉得缺少点什么。我上中学时，看到好多同学都戴着套袖，很羡慕。后来让家人也给做了一个，一直戴到毕业。一般来说，套袖工作时才戴，工作之后很少再戴。但有些人，特别是坐办公室的，平时工作环境比较卫生，套袖戴三天两天也不会脏。这些人上下班基本上都戴着，就像是穿了件衣服似的，轻易不脱掉。所以，当年在马路上、在繁华的闹市里，戴着套袖招摇过市的人不在少数，人们见怪不怪，谁也不会去多想多看。其实，有的套袖还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有些爱美又时髦的年轻女性，在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年代，不敢也不能在穿衣戴帽上下功夫，却不失时机地拿着套袖做文章。当时套袖大都是单色，暗灰为主调，深蓝，深灰色面料特别多。说实话，那种色调戴在男性或者年龄大的女性胳膊上没问题，庄重，严肃，一看就是干活用的。但是一个花季少女妙龄青年戴着一个灰不溜秋的套袖，与身上色泽有些亮气的衣服搭配，就显得不伦不类了。爱美之心，有时会激发人的灵感。于是有些年轻女性，裁制出了花色漂亮的套袖，戴在胳膊上与衣服交相辉映，越发显示出青春魅力。我上学时班里和其他班里都有戴着小碎花布料套袖的女同学，尽管当时没人公开赞许她们，但大家心知肚明，羡慕和赞叹都藏在心里。

套袖不光可以挡灰尘，还可以挡风、保暖，就像如今戴领带一样，天冷时戴上领带跟不戴大不一样，戴上脖子就感到温暖。套袖也一样，大冷天北风一刮，直往袖口里灌凉风。但有套袖戴着就好得多，风基本上刮不进。所以冬天上学时，许多学生都戴着套袖。另外套袖也可以当工具用。许多人外出买东西没带包，就用套袖盛。小小套袖一头扎起来，撑开能装不少东西，顶个大布袋。

现在回头想想，套袖真的很不错，简单，作用却很大。它保护多少人的衣服袖子不被损害，又帮助多少人保持卫生清洁。遗憾的是它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虽然还有少数人在用，但最终还是要落为人们的记忆。只不过人们提起它时，会发出一种无奈的叹息而已。

爆竹

我们那个年代，爆竹的种类很少，常见的有红纸做的“小鞭”、牛皮纸卷的“二踢脚”、两个大拇指粗的“花子”和响起来吓人的“沙爆竹”等。小鞭最便宜，像辫子一样编在一起，也叫一挂。声音不大，大人孩子都敢放。二踢脚的模样就像烟卷，引线一烧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先是一头响，接着另一头也响起来。会放的人竖着轻轻捏在手里，一响先朝地下，再一声响，整个爆竹筒便窜上了天，好不威风。不过不会放的人攥得紧了就麻烦了，第二声响后很可能窜不出去，在手里就爆炸了！那年头不少人被二踢脚伤过。花子就像今天人们看到的烟火，会喷出五彩缤纷的火焰。花子当时的价钱不菲，买一个花子的钱，可以买两三挂小鞭。沙爆竹威力最大，声音也最响。一般的孩子不敢放，只有胆子大的或者年龄大点的人才敢拨弄那玩意儿。

那个时候就盼着过年，年三十从一大早就盼着天黑。因为到了晚上才可以正式放爆竹。孩子们尽管馋年夜饭，但放爆竹的瘾头往往胜过那些

美味佳肴。当大人们还在举杯畅饮时，孩子们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，“噼啪噼啪”地满院子满街地放起来了。那爆竹声震耳欲聋，透过玻璃窗望去，火星闪烁，煞是好看。到了夜里十二点，新年临门了，那爆竹声更是响成一片，让人感到整个世界都在爆竹声中。人们似乎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表达对新春佳节到来的喜悦。

放爆竹是件欢乐的事，但有时也会乐极生悲。记得有一年我买了不少二踢脚，但不太敢放。院里有位比我大几岁的邻居见状，自告奋勇充当炮手。他果然身手不凡，二踢脚在他手里随意从哪个角度都放得很精彩。后来他无意中发现离我们不远处的屋顶上睡着一只野猫，便让我找一块砖头作支撑，要用二踢脚“轰”猫。连发了好几只，都因为角度不对，没达到目的。再看那只猫，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睡得好香。邻居不死心，干脆用手平托着二踢脚。这回果真有效，一只二踢脚在猫的旁边爆炸了，它惊恐地站起来警惕地看着周围。邻居得意得很，看着惊慌失措的猫说：快，再来一只！”又一只二踢脚响了，但这次邻居没有笑，而是痛苦地弯着腰甩着手。原来二踢脚响后没有飞出去，在他的手心里炸了！事后老人都说：“哪敢伤害猫，要伤天理的！”

爆竹多了，除了在地面上放，我们也琢磨着搞点恶作剧。比如见了胆小的，点上一只小鞭趁人家不注意一下子扔过去，或者拿一个罐头盒之类的盖在爆竹上面，看见有人要往这走了，就偷偷点上引线，等人家差不多靠近罐头盒时爆竹正好响了，吓人一跳不说，罐头盒也被震得老高，很过瘾。不过有一次我们的玩笑开大了，差点惹出祸来。邻居家有个男孩胆子特小，我们都叫他“大嫚”。我们想用爆竹吓他玩，就在他家门口点了一只沙爆竹，然后一起喊他的名字。我们设想他听到喊声一定会跑出来，这时候爆竹正好响，准吓他一跳。结果那天出来的不是他，而是他60多岁的奶奶，手里还端着个瓷盆。我们一看全傻眼了，想把爆竹拿开，但晚了！奶奶摔到地上，盆子摔成了碎片……甭说我们都吓破了胆，以为这场打是脱不了了。但好在老奶奶挺同情我们，告诉大人别难为我们。“孩子们是好意，让我岁岁平安嘛！”老奶奶把摔盆的事说成了好事，让我们感动了好长时间。